

村妇独闯县委大院

一个因「借种」而引发的官民故事

# 告状

阴阳大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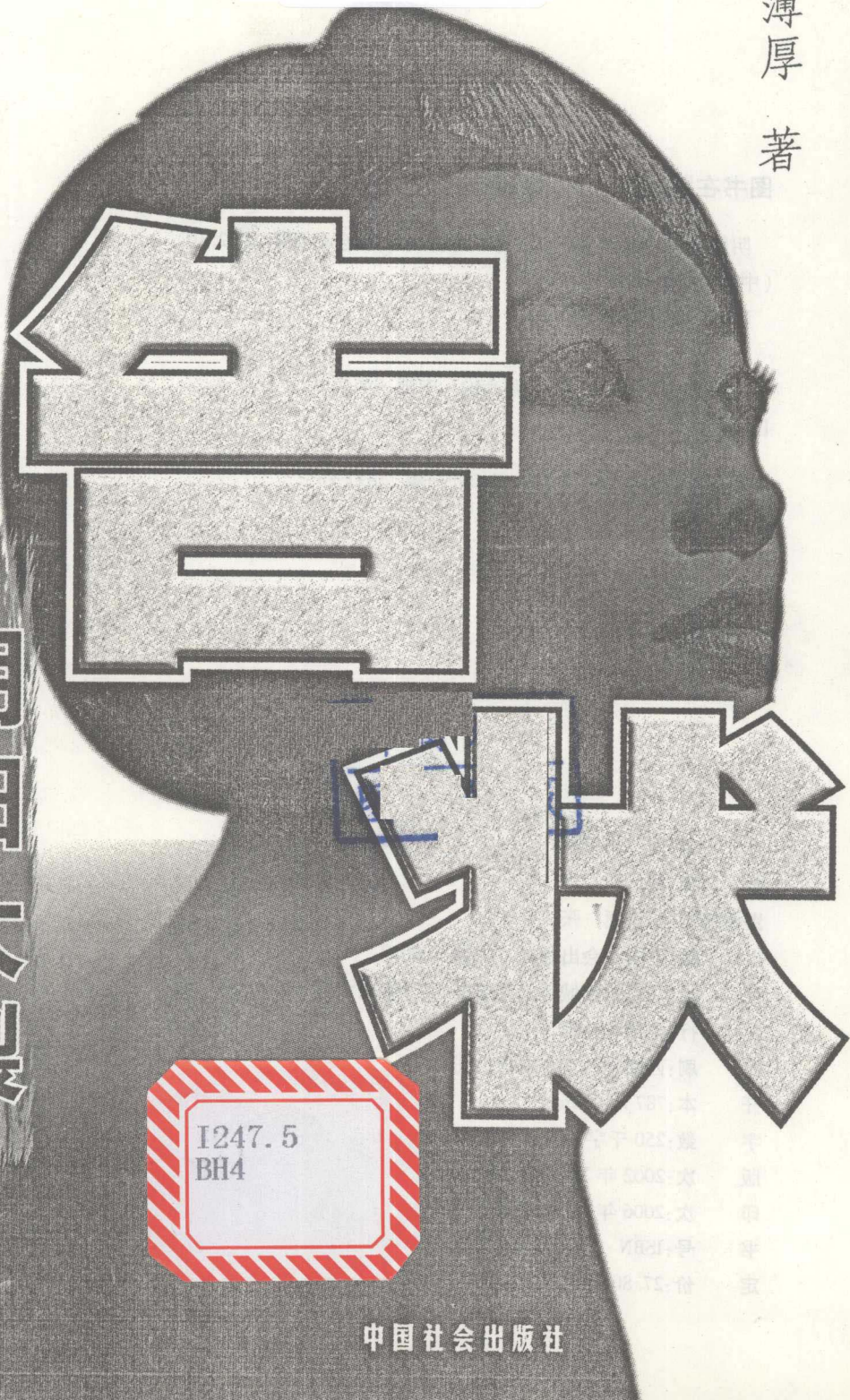
薄厚 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一个因「借种」而引发的官民故事

薄厚 著



告

状

阴阳大裂

I247.5  
BH4

中国社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阳大裂·告状/薄厚著.北京:中国出版社,2002.10  
(中国文学名家文库)

ISBN 7-80146-302-1

I. 阴… II. 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75697号

书 名:告 状(原名:阴阳大裂)  
著 者:薄 厚 著  
责任编辑:汪雯颖 张 佳  
出 版:中国出版社 邮编:100032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新龙大厦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46-302-1/Z·127  
定 价:27.80元

历史犹如一个大活人，有七情六欲，有旦夕祸福。当历史作为一个强健的男子和俏美的少女存在的时候，除了青春的激情和纯洁的爱意之外，也一定会带上肉欲的渴求和自然的邪恶。历史也会时不时患上五花八门的社会疾病。即使到了举止稳重、理胜于情的中年时代，历史也还会被女性的更年期和男性的生存疲劳弄得浑身骚痒。

——作者手记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8)
第三章 .....	(25)
第四章 .....	(34)
第五章 .....	(42)
第六章 .....	(51)
第七章 .....	(60)
第八章 .....	(77)
第九章 .....	(92)
第十章 .....	(101)
第十一章 .....	(112)
第十二章 .....	(122)
第十三章 .....	(138)
第十四章 .....	(147)
第十五章 .....	(162)
第十六章 .....	(168)
第十七章 .....	(178)
第十八章 .....	(186)
第十九章 .....	(198)
第二十章 .....	(205)
第二十一章 .....	(217)

第二十二章	.....	(228)
第二十三章	.....	(237)
第二十四章	.....	(245)
第二十五章	.....	(252)
后    记	.....	(257)

# 告状

## 第一章

漂亮村妇白山妞，今日县城告状来。

在秦岭大山深处，有个莽山县，莽山县的深处，有一个叫荒原的地方，黑莽沟就蜿蜒在几百里荒原边缘。

这沟深，山很高，平地也就稀少。住在这山沟里的人家就顺着沟底那条蛇似的小黑河北岸撒落，20户人家，住了十几里，这一户，那一家，象一条瓜藤生出的瓜蛋儿那么摆弄着。

这日，黑莽沟的晨曦还不大明亮，山谷沉沉地浸在睡意朦胧的暮色里，小黑河在暮色里轻轻地吟唱，远处一片寂静，偶尔听到几声野鸟鸣叫，也许是被黎明前的暮色惊醒了，正呼唤着伙伴们起床哩。

早上，黑莽沟最漂亮白嫩的女人白山妞今天是起床最早的一个人，她锁好了小杂货店的门，绝意不再卖货了，她要去县上告那不要脸的王黑菊俩口。这对狼心狗肺的贼男女，竟把白山妞刚交的男友张大山的男根给割了！那对畜牲，竟下得那手！不但一刀割了，竟连那截在全村男人中引以为骄傲的肉棍儿也不还她！她想到自己比张艺谋讲的那个秋菊还惨！人家只踢了一脚，而他们竟把它割了！大清早她就进入到了厨房，为后屋她的老爹准备她离开这一天的饭食。白老大虽说还不能下地走动，但自从张大虎和白山妞有了来往后，他的心不知是好受了一些还是有了什么新的盼头和寄托；他的身子比先前略有好转。自己开始自理吃饭了，包括便盆放在炕前的脚地，他也能扒着炕沿做到了。

白山妞把这一切为白老大备好，她站在了他的面前，说：“爹，我今日上县城进货去，你就自己管下自己。”她向他撒着谎。她是不愿意把张大虎的不幸遭遇告诉他。她怕毁了老人心里的精神支柱，他现在只因这样活着，最大的一丝希望是因她和张大虎有了一个相好的兆头，使他把她和张大虎往一起捏弄，使他们尽快组成一个过光景的家庭——传宗接代而抚慰着他。现在，老人家要是知道这些不就



全毁了他的命么？

白山妞是顺搭着对面山上的运木车去县城的，她平日购货也是这样去的。来到县上，她没有去法院，也没有去什么公安，她却独独去了县委大院。

在这古老的山区里，虽然在一些地方由于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生活缺欠，使一些愚昧的事情也常发生。但朴实忠厚的山民们，在认识当地政治给他们处理一些问题上，却知道怎样找他们，怎样对付他们，怎么样才能解决，怎样才不能解决，他们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也许我们一些当地的政府给了他们的经验，使他们有时聪明得令人可爱又心酸。

白山妞就是这些山民中的一例，她不顾任何阻拦直奔县委大院。她知道那里有县上的大人物，只要这个大人物一出现，她的告状就有希望了，王黑菊夫妇就准能被得到严惩。

她和许多山民告状一样，冲进县委大院，坐在办公楼前的地上大哭大叫了起来。这个哭闹果然灵验得很，整个县委大院顿时被惊动了，办公大楼迫使不得中止办公。人们纷纷赶了出来，围在了白山妞的跟前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什么了。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如贵被这声音惊动了，他也站在这些人群中，从那气势似乎给人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其实他身材并不高，只是显得略胖，他是本县土生土长的山地汉子，今年三十五岁左右，目前虽是个副职，但自从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冬满调往县工商局任局长，那个位子一直就空着，胡如贵就视那位置是他的，平日走路时总是习惯的背着手，显得神气、很官气。因为他管着整个大院，什么事都过问，县委领导的办公室也常出常进，有时也替他们办些私事什么的，就更显示了他和领导的亲近以致他的权威。此时他来到了围观人群的跟前，当弄清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后，就将白山妞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突然厉声道：“哭闹甚，有事好好讲嘛，这叫干什么，看你长得怪灵醒，做出事咋是这样一个糊涂的妇女。”

白山妞却不论胡如贵如何厉声训斥，也不顾周围人们如何议论，就是不停止这哭声，也不肯站起，她执意要见县委书记才罢休，似乎不见到县委书记她将永远在这里哭闹。

胡如贵显出了束手无策，他打算去找信访办副主任刘天生。他认为此事与信访办有关，于是他向信访办走去，准备和刘天生一起向县委书记汇报这件事。

信访办副主任刘天生戴一副近视镜，四十出头。也是本县土生土长的干部，看起来没有胡如贵精灵，显得有些木讷不灵醒。但那是沉着老练的外衣，心中却



# 告状

有数。他听了胡如贵的来意,既没表示同意也未作反对。就这样他却被胡如贵拉扯着胳膊向后院走去了。

县委书记高明山的办公室在这个院的后楼二层上,他年约五十多岁,高大身材,宽肩膀,双目锐利有神,显得很精明,他是刚从山外眉岐县新调来的县委书记。在他还未来莽山县之前,便是这个所在地区15个县中最优秀的县级干部了,他曾被地区连续五年评为先进分子,是省上榜上有名的县委好书记。多年来,凡在山外他所工作过的几个县,都由脱贫变了富。他最大的工作方法就是以身作责,并注意提拔培养年轻新干部,对那些不干实事情,只想当官水平低的干部向来就很讨厌。他懂得“民以食为天”,不论到那个县上,都得把老百姓的饱温疾苦问题解决好,只要人民有饭吃、手头有钱花,他认为就是把把这个县上工作干好了。这些年来,他就是本着这样一条信念工作过来的。

来莽山县工作是他当初主动提出的。他认为一个被组织树立起来的优秀县委领导干部,并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和人们的称赞声,而更重要的是看你的工作干的怎么样,是否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干部。莽山县是西秦地区最贫困的地区,这些年一直没有干上去,这里的人民至今连饱温都没有解决。这一点高明山在地区多次开会获知过。正是此他主动向上级提出,在他退休之前的四年里,要求到全地区最贫困的莽山县去工作,并为地区领导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出明堂,绝不出山。他的这一行动,终于得到了地区领导的赞许和支持。

高明山就是这样来到了莽山县的,他现在已来这里工作快有一个月了,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搞了大量的深入调查和研究,现在,他正伏桌分析着这些调查资料。就在这时,他的屋门敲响了,高明山用他宏厚的声音道:“请进!”

胡如贵和刘天生推门进来了。高明山一看是两位副主任,便知有甚事,指了指他桌前对面的沙发。示意他俩坐下,两位副主任坐了下来,接着便向高明山汇报起了屋外白山妞告状的事情。

高明山听着汇报皱了皱眉头,似乎对这个汇报显出不很愉快的样子。这么样一件事也要来找县委书记。这不由使他想起发生不久前的一件事来。

那是他刚来县委上班的第三天,县委大院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一位山地打扮的农民背着背笼拄着棍子走进了县委大院。在院子大哭大叫,说他的庄稼全被“黑瞎子”糟踏了,耕牛也死了,他无法活了,要求县太爷给他做主救救他。高明山当时正在会议室里开会,闻声走了出来,见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如贵背着手正在



那里训斥那山民。高明山就走了过来，阻止了胡如贵。他弄清了，那山民是石头河的，无依无靠是个光棍汉，是从四十里以外的山地特意赶来的。

高明山知道这些后，心里不好受了。他很吃惊，这样一件事，一位山民竟然要跑四十里山地来到县上找县太爷给他做主了，可见山地人民的生活是极其贫困无保障的，也说明了县委工作没做好。要是做好了，这位山民为这样一件事还能跑这么远的路求解决么？

他当即扶起了这位山民，劝他先回去，他马上为他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高明山就乘上小车，带着乡长，又步行了两里山路来到了这位山民住的石头河，和村干部共同解决了这件事。那么现在，县委院子又来了一位妇女找他来告状，高明山就觉得事情更加蹊跷。这里的山民，难道什么事都要找县委领导解决吗？这样他不就成了整天打官司的法官了，要那些基层干部和县上其他部门还有什么用？现在，他很想冲两位汇报情况的副主任批评几句什么，但他望了望他们欲言又止，觉得这个县上的事情太复杂了，现在他正在搞调查研究，也就很想知道这位山民又要反映什么问题。权当他又是一次搞调查。他放下了案头工作，便和两位副主任走了出来。

高明山走出了后楼，他看到了县委前院的大楼前围了许多机关干部，一看到这些干部他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些干部都是看热闹的。当他第一次解决那位山民的问题时，他就发现过这样的情景，后来，他曾在机关干部会上批评过这个现像，怎么，今天又出现了。

围观的一些干部看见高明山来了，知趣地纷纷离去。看来他们还记着高明山的上次批评。

高明山来到了白山妞哭闹的跟前，他在打量着白山妞。他觉得这个大哭大闹的白山妞并不像他看到山地的一般妇女打扮的那样，她的着装整洁干净，长得又俏丽，为什么要这样哭闹着告状呢？

白山妞仍坐在那里哭闹着，突然感觉到身旁围观的人群渐渐少起来，似乎不再有那么多的说话声，接着有一股凉风吹在了她的身上，有了凉意。她不由抬起泪眼，这才发现身旁没有了围观的人群，只有个别几个稀稀落落地站在她的不远处，而在她的对面却站着一个不同凡响的高大身躯人物。她扫了他一眼，见他正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她，就似乎感到了他就是她要找的人了。

就在这时，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如贵上前向她道：“这就是你要找的县委高书记，你还哭闹什么，愚民，没规矩……”未等他把话说完，高明山就打断了他的话，

# 告 状

高明山似乎对他的话不太赏识，皱了皱眉望了他一眼，然后接过话自己道：

“我是县委书记高明山，你有什么话可站起来说，不要哭闹了行不行，影响机关办公很不好嘛。”

白山妞听了高明山的话，她确认了他真是县委书记后，果然很听话地站了起来，这会她也似乎意识到，她确实不该在这里哭闹，可生活的实际却逼迫她不能不去这样做。她觉得现在是自己该说话的时候了。

未等她说，高明山倒先向她说：“走吧，去信访办，有什么委屈可在那里慢慢讲。”

白山妞跟着高明山向信访办走去了。信访办副主任刘天生急急地走在前面，只听高明山在后面说：“胡副主任，你也来一下。”

胡如贵在后面听此，应声道：“好，我马上就来！”说完扭头跑回了自己办公室，没大会儿他就出来了，他手里拿了一个笔记本。这是他这几年在办公室工作的特点，不论是跟县委副书记还是书记，他手里老是拿着这样一个笔记本，似乎他永远有记不完的事，但那些记了的事，他到底做得又怎么样呢？

胡如贵跟着高明山去了，那些远远站着，还要看看高明山如何就地解决白山妞问题的人，也无趣地散去了。

高明山坐在信访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前，他要白山妞坐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这时他俩都习惯地掏了笔记本准备作记录。高明山望了他们一眼，眉头又微微皱了一下，但这是不被人们容易发觉的，这时他向着信访办副主任刘天生道：

“刘副主任，像这样的上访事一年能遇到多少次？”

刘天生听了一怔，口吃地说：“没有统计过，大概有好多次吧！”

刘天生完全没有想得到，高明山在未听白山妞的问题前竟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他惊讶地望着高明山。

高明山也在望着刘天生，但神情显然是对他的回答很不满。脸上露出了不快，说：“你是信访办的领导，不能讲得具体点，怎么能说大概……”高明山显得有些生气了。

接着他又向胡如贵提问道：“胡副主任，县委常委会过去安排过听信访办汇报的内容么？”

胡如贵说：“高书记，没有！”他回答得比刘天生干脆，但是他也没有想到，高明山对刘天生的提问同时也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高明山对他的回答也是不满意，他说：“信访工作是大事，为什么不安排呢？”



作为县委办公室的工作,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哇,自然这里面有领导的责任,但作为县委办公室给常委会提供会议内容上,至少你没有起到参谋的作用。”

高明山一边说着,一边瞅着他们二位手里的笔记本:“你们不必记了,这本就是你分内的职责,今天这位妇女要找我谈她的事,其实就是这个范围内的,工作没作好,群众才找县委书记哇,你们现在又动笔,记下给谁布置哇,不能这样了,同志!”

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批评,二位副主任都有些不光彩了,感到了难堪,刘天生已低下头有些不好受了。

高明山这时回过头,向着白山妞说:“好了,现在就谈谈你的问题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听着你的问题,会把你的事情解决好,不过你以后不能再哭闹上访了。”

白山妞听着,很受感动,尤其是高明山刚才一系列的谈话,使她不再顾虑,倒使她把事情的全部不剩地抖给了高明山。

高明山听完白山妞的口诉,他的神色很不好了,变得有些愤然,从凳子上忽地站了起来,背着手在室内走了两个来回。显然他是被白山妞的口诉激怒了。他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强抑着自己过余冲动的情绪,但还是愤愤地摔出一句:“愚昧,无知,下流——”

胡如贵和刘天生被高明山的话惊呆了,他们共同抬起了头,呆呆地望着高明山,对他的发火感到了不安。其实在他俩看来,高明山没有必要这么激怒,这种事在山里算得了什么,比起这严重的事多的是。

高明山在屋里踱了两个来回坐了下来,目光移向了胡如贵和刘天生的脸上:“你们两个认为这事怎么去处理?”

胡如贵似乎连考虑都没考虑干脆地说:“这种事嘛,根据惯例,罚款,强行劳动就行了,这都是些瞎瞎事——”

信访办副主任刘天生倒显出内行地说:“先调查,根据情况再处理。”显然这是官场面的应酬话。

高明山听后没表态,他又转向了白山妞。

“张大虎是你的什么人?”他在进一步地了解情况了。

白山妞听后,俏白的脸上忽地抹了一团红晕,口吃地说:“他,他是我——男——人。”白山妞没有想到,高明山会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这是她完全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对于他现在的提问,她有心不回答,可一个问题却很快在她的脑

# 告状

海闪现：他既然不是你的男人，他的事你怎么知道呢？他本人为什么又不来告呢？……这系列的问题都被高明山这个善于分析问题的书记提出来，将会露出馅来。现在，她才真正地意识到，面前的这位县委书记不是一般的县太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刚才她那个一心只想告倒王黑菊俩口的决心，现在被高明山这样的提问，倒弄得像她成了王黑菊式的人的，心里就很有些不是滋味了。她觉得自己已把问题讲完了，若再问，她和大虎的问题非露出个破绽来不可。想此，她有些后悔了，当初来时，为什么就没有把这些问题细细想过呢？看来只是告状心切，把一切考虑得都太简单了。张大虎什么时候成了她的男人呢？至今她和他还没有谈明这个问题……

想此，她就坐不住了，慌慌地站了起来，向着高明山说：“高书记，我家老人病着，我还要侍候，赶天黑得回去！”她是怀着愤然的心情赶来告状的，现在却要慌慌地离去，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了。

高明山见她要走，便说：“放心走吧，我们会把这件事严肃处理！”

白山妞就站在了高明山的面前，她很感激地向他点点头，又向刘天生和胡如贵点了下头，便匆匆离开了信访办。

高明山望着白山妞走了，收回目光移向了两位副主任的身上。他有些沉重地说：“我们再不能把群众的来访工作像过去那样对待了。对于你俩刚才就此事所说的处理意见，我认为欠妥还不有力，我送你们两个字，就这件事务必从‘严’、‘快’来对待，怎么处理，你俩自己看着办，但最后处理结果，必须在一周内向我汇报。”

说完，高明山走了，他不愿代替这些只会拿笔记本记录不干扎实事情的部门领导讲得太多太具体。那样要他们还干什么？县委工作效率只能会更差，群众上访找县委书记的人会更多。



## 第二章

白山妞要告的王黑菊的男人叫牛花豹，是个年轻剽悍的壮汉，站着时就像一座黑铁塔，蹲着时就像一尊古钟，他两口子的婚姻是在两家老人独特的契约下建立的。

那个时候，牛花豹的父亲牛德胜和王黑菊的父亲王福仁是黑莽沟一对好猎手。黑莽沟那个年月野兽多，家禽和牲口常常被那野东西偷袭糟蹋，伤人事也是常见。遇到这种事找到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就会百分之百准地放倒那野东西。他们不仅枪法好，又是一对好朋友，亲同手足像亲兄弟一般情谊深厚。他们是同年生，论生月牛德胜比王福仁大三月，王福仁就唤牛德胜为牛哥。

他们凭着猎手的获取，日子过得都说得过去，似乎也很满足。随着岁月的后移，他们的年龄渐渐地大了，四十岁的人了，倒有了放心不下的心事。那就是兄弟俩都结婚二十多年了，膝下还没有一子一女，两个强悍的老猎手空闲时不由为此忧伤起来。有时也为自己奇怪，身子都是这么壮壮实实，为什么就做不出一个崽子来？后来便明白了，他们是肾气不足，就像黑莽沟每日短暂而颇衰的阳婆。他们羞涩了，认为自己是个好猎手，但却不是一个强男人，于是两位好猎手就变得有些寡言了，不再是过去那么爱说爱笑。

到了这年秋天，黑莽沟满山遍野红叶染了的时候，牛德胜的老婆突然怀了身孕。这时牛德胜已四十五岁，老婆刚满四十。这个出现使王福仁猎手很羡慕，也为自己没有任何造就的老婆越法着急起来，这时他就很少上山打猎，几乎成天守在家里，不分白天晚间和老婆厮守在炕上做那事了，他显得很忙乎，也显得很累，似乎要用这辛勤的劳动换来老婆和牛德胜老婆一样滚圆的肚子，能和他的好猎手牛哥一样平等。

但不论他和老婆花样翻新弄出各种姿势，都无济于事。倒弄得他更不如以前那么剽悍身壮，也不像一个凶猛的好猎手，他显得很疲惫了。



# 告状

在此期间，牛德胜曾多次邀请过他去山上打猫，王福仁就是不去，他似乎就不信自己弄不出一个崽子来。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既能是一个好猎手，就能成为一个能用的男人。但他的这种劳动确实徒劳了，越法使他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女人的肚子仍然如鼓平平沓沓有弹性没货色。王福仁确实有点累了，紧要关头使他上气不接下气，上不了劲便是大喘，有时还干咳起来，便里里外外落了个软软。身子明显露了不行很有些悲哀。王福仁就来气打骂起女人来：你这阉猪货，光吃不会生！一脚踢倒女人，使她赤裸裸白生生的肉身子掉在了炕脚地。她曲成一个软唧唧的肉团，在那里哽哽咽咽地哭了起来。女人眼睛红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东西多了，走路也不是那么利落，就像裤档夹了个不舒坦的东西。

牛德胜见此实在不忍心了。一天，他冲进了王福仁的家，强拉着王福仁上了山。但两个都没有背猎枪，也没有背干粮，绝不是去打猫。

两个人来到了半山腰，捡了一块他们曾坐过多少次的地方坐了下来，王福仁用狐疑的目光望着牛德胜没好气的脸，他不明白他拉他到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

这时牛德胜就说话了：“唉，你都弄些啥球子事嘛，这么久些年了，你真不明白咱啥成啥不能行么，我婆娘肚子的‘种’，是，是，野……”

他说不下去了，憋得满脸通红。

但王福仁还是不理解，他为人太老实了，耿直得不会拐弯，勾着头没好气地说：“野，野球啥嘛？”

牛德胜仍红着脸：“你，你真不亮清？”

“我咋球亮清？”王福仁木木地说，似乎对牛德胜这个提问太莫明其妙。

牛德胜不得血盆扣脸地说：“你没看清那些山外皮货商客往我家跑，我是把他反锁了门的。”

王福仁这才忽地明白，他像做了一梦似的醒了过来，两只眼睁得牛眼那么大了。他望着牛德胜血盆扣了的脸，他的脸也就红了起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勾下了头。他们都觉得，他们不再是两位好猎手，倒像成了两只被猎手追赶无处躲藏的野东西，他们不是人，连禽兽都不如了。

不久，王福仁的老婆肚子也鼓了起来。在他老婆肚子鼓得惹人眼时，正是王德胜的婆娘生的时候。生了一个带巴的崽子。提名叫牛花豹，那意让他像山上的花豹一样猛跃，成龙活虎繁衍牛家香火。到了二年秋，王福仁的婆娘也生了，但不是崽，而是一个大黑妞，提名为黑菊，其意豆子种下就会繁衍很多，万变不离其宗，两家都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香火。



随着这个不要脸的故事把牛花豹和王黑菊送到了十六岁，牛德胜和王福仁这时都年近花甲，他们不再上山打猎，只企图在儿女身上动起了心思。王福仁对此更是思量迫切，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为儿女完婚。自然他不愿女儿出嫁。他要为女儿招来一个上门的女婿，为王家留下继承香火之根。

黑莽沟历来就有人丁不兴旺的历史，不知何故，许多家都是单传。随着年月日久，这沟里便有了一条不成文法的规矩，凡是女不外嫁，只有来沟上门的女婿和女人，没有出沟上门的男人和女人。显然这是黑莽人丁不旺的表现。但哪个男人愿上门到黑莽沟这个一天只能见四个时辰日光的鬼地方呢。

这时候，王福仁老汉的身体远不如牛德胜的身子骨那么硬朗了。六十刚出头就拄起了拐杖。连王福仁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个不中用的身子骨。他常想，自己过去是堂堂的好猎手，如今怎么能落成这么个软熊样子，于是他就无脸见沟里的人，成天拄着拐杖在院子练着走。他似乎又要重返他过去的威风。但办不到，他就是扔不开那拐杖，一扔就跌倒，他只好成天守在院子不再出门了，他怕人瞧见笑话他。

这期间，牛德胜来家里探望过王福仁，见他一天天不济的身子骨，就觉得他已是灯残油尽了。但他不明白，当年那个和他天天一块打猎，攀山如凶猛的猎狗那么健壮敏捷的身子，怎么一下垮得这么惨！他思谋着，怕是为了要王黑菊那些年硬白糟踏了身骨，现在老了就显出病来了。但他又觉不止那么惨，一个强悍的猎手难道在女人身上做了点功夫就跌得那么深吗？他似乎意识到怕是王黑菊不是个崽娃子放心不下的心事折磨的了。这一点牛德胜有足够的理由认识自己的兄弟。

记得那还是他得了牛花豹的那一年，王福仁和他打猎在雪地上休息，王福仁对他说：“唉，我黑菊要是个崽娃多好啊！”牛德胜听后就安慰起了王福仁，说：“都一样，到时招个上门的女婿就行了！”

王福仁听了这话显出很不快活的样子，白眼斜翻了牛德胜，说：“你倒说得轻巧，你得是有了崽子，要是咱俩现在打个调换看你还这么说不？”

牛德胜见他认真了，也就不再吭声。

但王福仁确实想谋个男崽儿，他虽说得了王黑菊，但心一直不甘，觉得女儿娃娃毕竟难撑王家这个继承香火的体面大业。似乎在王黑菊三岁那年，牛德胜发现王福仁又偷偷做了那么几趟不要脸的事。

因为在那个时间里，牛德胜常发现山外来的一些皮货商，王福仁总是往他的

# 告状

家里邀。牛德胜就有些犯疑，他们俩打下猎从来都是均分的，他怎么就有那么多皮货让商人去家里买呢？在他后来真正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他就不想打扰王福仁了。有时对打下的猎物还故意给王福仁多分一些，他在暗中支持着他。

但王福仁觉察出来了，他脸红得要滴血了，就骂起了牛德胜：“你别看我笑话，这么多年不是一直好过来了，你给我这多是啥意思，你别戏弄我！”

王福仁把那些多得的猎物不怀好脸地扔给了牛德胜。牛德胜只是红着脸不再说什么，他觉得他该骂。

但是，王福仁这种不要脸的努力全让山外皮货商白沾了他婆娘的便易，女人的肚子再没有鼓起来。他曾怀疑女人不情愿弄那事了。晚间就狠狠揍女人，女人就撕肝裂肺地哭着向他说，她没有，她缠得那男人也很紧，那男人也做得扎实。

王福仁就弄明白了，怎么就没上次那么容易了呢？他思前想后，就是不得其解。女人见他想得费神，就在一旁颤抖抖着身子委屈地说：“我今年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女人在提醒着自己的男人。

王福仁在一旁听着，这才恍悟过来了：他娘的屁，怕是老球掏空了。王福仁一声长叹，抱住打过的女人哽咽了……

从此王福仁寡言了，打猎也不是那么专心致志了。

牛德胜回忆完这些，他想，可能就是自那以后王福仁的身子慢慢不强了。想此牛德胜的心里也就不好受。尤其他近期看到王福仁病殃殃的身子，拄着拐杖颤颤抖抖地行走。他的心里就如刀插一样的难撑了，他很想上前拉住王福仁的手说：“兄弟，就让牛花豹和王黑菊成亲吧，生下儿一个归牛姓，生两个一个归黑姓，生女就随两个孩子自己安排去姓吧！”

但这个心思他就是不敢在王福仁跟前说，他知道他是个性格执拗倔强的人，他怕他犯病。

其实王福仁早就有了这个想法，他就是不敢给牛德胜说，他觉得自己黑菊是个妞，他在他跟前没成色，怎么好意思讲这些呢。就这样，他一直把这些在自己心里难受地搁着，竟然成了他的心病。

时光过得很快，眨眼到了这年秋天。

王福仁的身体一下不行了。这天早上，他再也爬不起来了，就连他平日最瞧不起的拄拐杖事也办不到了。他知道自己彻底垮了。在这人生弥留之机，他终于向守在他跟前的老婆和女儿喊出，他要见牛德胜了，要将他那没骨气的心思说给